

“媒介化时间”与“时间化媒介”： 走向“无时间”的人类境况

任依瓯, 王佳鹏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时间与媒介天然具备某种二元一体的特征,互为构成,如果没有媒介的可见性,时间只是一个无法通达与经验的抽象概念,如果没有时间的时间性,媒介也不成其为媒介。“媒介化时间”与“时间化媒介”是理解时间与媒介关系的两条基本线索与脉络。前者指时间经由媒介技术的中介而生成的各种形态,后者则分析媒介通过何种机制调节和制造人类的时间感,这既是媒介基于时间的运作过程,也是媒介建构“时间形态”的技术机制。在当今的世界,这两条线索合二为一,既有的时间脉络都带上了“机器”的烙印,时间的尺度中不再有人类的存在,“无时间”成为了人类的境况。

关键词:媒介;技术;时间性;节奏;二进制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24)04-0009-09

一、引言

“时间”作为一种“元概念”(meta-concept)是人类最基本的经验,也是理解现实的基本维度与单元,比起那些被用来试图界定、形容它的话语要更为基础,因此,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的发问在今天看来仍然掷地有声:“那么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1]²⁴²

回溯西方思想史,人类对“时间”问题的思考与追问从未止息。一般而言,对“时间”的理解有两条较为根本的源头性线索,分别由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奥古斯丁作为代表而开启。^[2]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Physics*)第四卷中强调了“运动”对于理解时间的支配性地位——时间就是世界运动的形式,因此它是客观的存在,笼罩于人同时外在于人:“通过空间与运动的量的转移,我们可以用‘前’与‘后’规定时间”,我们也因此认识了时间,作为“‘前’与‘后’之间的运动数量”。^[3]奥古斯丁则不认同所谓时间“前”与“后”的秩序关系在被人感知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他要为基督教思想中的“创世”以及上帝角色找寻时间问题的出口。他在《忏悔录》(*Confessions*)中表明,时间不是物体的运动,它只是膨胀与收缩,这是在精神中发生的事情,对“过去”的记忆与对“未来”的期望都是“现在”的变形,三者构成一体,不可彼此分离。^[1]²⁴¹⁻²⁴²

亚里士多德的“前”与“后”的可计算性指向无数个瞬间组成的连续性,更接近一个自然科学家的思维。而奥古斯丁的时间作为一种似乎既存在又不存在的东西,是无法被测量的,这与后来现象学以“内在时间意识”为核心的时间观、柏格森哲学中的“绵延”(duree)和德里达哲学中的“痕迹”(trace)有着紧密关联。直至现代,时间也仍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里最饱受争议的范畴之一。我们不得不承认,宇宙

收稿日期:2024-06-10

作者简介:任依瓯(1996—),女,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王佳鹏(1985—),男,山西长治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学(cosmology)取向的时间概念和哲学取向的时间概念既不能相互取代,也无法单独提供解决彼此纷争的出路。以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为代表的两条线索记录了西方文明对“时间”的最初探索,从而奠定了后世时间研究的基调和两极化谱系。

此后人们的一切“时间观”似乎都有既定的脉络与逻辑:物理学拥有实在的、科学化的物理时间;现象学强调内在的、与纯粹意识及其流动有关的时间;包括人类在内的诸种生命体拥有生命(躯体)时间;日出日落、畜牧循环、海浪潮汐构成自然意义上的时间;在现代性社会中,时钟时间成为工业革命后最重要的时间形态,更有学者认为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媒介时间”的阶段,其特征是点状的、“分子云”结构形态。^[4]

然而,“媒介时间”这一概念是否成立是有待商榷的,因为在最为根本的逻辑上,“媒介”与“时间”本就互为构成、相互依存。事实上,媒介技术构成一切时间观的前提,脱离媒介去讨论时间可以说是寸步难行。媒介与时间关系的流变暗含在每一种对人类、时间与社会探讨的肌理之中。不论是宇宙学意义上的时间还是心理学或者现象学意义上的时间,均作为无法被直接感知的悬设,本就需要媒介的中介才能显现自身,进而才能够被经验。不论是日晷、石英、日历、钟表还是日落潮汐、数理公式,这些或有形或无形的介质皆能说明这一点。故此,如果没有媒介的可见性(visibility),时间只不过是一个不可通达的抽象概念;同样地,如果没有时间的时间性(temporality)^①,媒介也不成其为媒介。

既然媒介与时间的关系天然具备某种二位一体的特征,那么“媒介时间”被仅仅用来指称经由媒介中介化呈现的时间形态显然极大地窄化了相关思想本该具有的丰富内涵与外延。应该说,“媒介化时间”(mediating time)与“时间化媒介”(temporalizing media)^②构成理解媒介与时间关系的两条基本线索与脉络。前者指时间经由媒介技术的中介而生成的各种形态,后者则分析媒介通过何种机制调节和制造人类的时间感,这既是媒介基于时间的运作过程,也是媒介建构“时间形态”的技术机制。

二、媒介与时间

从源头上讲,媒介与时间两者相互交织的复杂关系性最早由伊尼斯(Harold A. Innis)和芒福德(Lewis Mumford)捕捉并加以理论化。

可以说,从伊尼斯开始,“媒介”正式成为了“时间”问题的思考条件。《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的开篇便清晰地点明了“媒介偏向论”的核心所在:

倚重时间的媒介,其性质耐久,羊皮纸、粘土和石头即为其例……倚重空间的媒介,耐久性比较逊色,但质地比较轻。后者适合广袤地区的治理和贸易……倚重空间的材料,有利于集中化。^{[5]38}

换言之,当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时,则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纵向传播,当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时,则更适合知识在空间中横向传播。媒介的根本特征便在于其时空偏向性,“所谓媒介或倚重时间或倚重空间,其含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5]15}

而后,尽管伊尼斯思想趋于成熟时期的论著《变化中的时间观念》(*Changing Concepts of Time*)并未以文字形式对时间观念进行论述,但是媒介与时间仍然是全书叙述的有机组成,是其思想的核心。伊尼斯以“隐而不显”的方式在前言中对其时间观作了简短描述:

我们设想,不同的文明以不同的方式看待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而且,在同一文明里,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态度也大不相同,印刷术以降的西方文明即为一例。即使在同一个整治区域里,比如美国,不同地

^① 关于时间与时间性的概念辨析,海德格尔在其著作《存在与时间》中作了经典的阐述,认为只有着眼于时间才可能把握存在,时间性(temporality/Zeitlichkeit)是此在(Dasein)存在的意义。海德格尔强调“时间性”不是简单的、独立于人类经验之外的时间流逝,也不仅仅是“在时间中存在着的”性质,而是存在的基本方式。参见: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王庆节,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② 参见 KAUN A, FORNAS J, ERICSON S. Media times: Mediating time—Temporalizing media: Introduc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6, 10.

域的人对时间和空间的态度也迥然殊异,尤其东部人和西部人的态度更颇为悬殊。实际上,政治疆界和政治制度的特性就足以反映地区差异。在解释这些差异时,我们的着力点是传播技术的变革。^[6]

更进一步地,伊尼斯在《变化中的时间观念》第四章“报业:20世纪经济史被忽略的因素”中给出的答案也是媒介。可以发现,在伊尼斯的理论中,不论是帝国兴衰与传播的关系问题、中西方时间观念的比较还是媒介偏向性对人类文明的形塑,时间与媒介在根本的逻辑上都是彼此勾连的,于宏观视角上“从媒介变革看时间观念的变化”正是伊尼斯想要表达的关键逻辑。

如果说,伊尼斯立足于“媒介”向世人论证了媒介不仅是人们得以认识、感知时间的中介之物,时间性更是媒介的根本特征,那么芒福德则是从“时间”这一视角展开论述。尽管“机器”是芒福德理论叙事的轴心,但其切入点并不是媒介,而是从“时间”的变迁本身出发,诠释了媒介与时间之间的深刻联系。

在《技术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中,芒福德首先界定了18世纪之前几种重要的时间特征。

第一,有机体有着自身复杂的尺度和规律。有机体的时间恰如柏格森(Henri Bergson)口中的“绵延”,拥有累计且变动的特征,呼吸、脉搏、情绪随着有机体的活动实时变化。另外,有机体的时间与在特定意义下可以循环往复的机械时间截然相反,它只能“朝着一个方向运动,经历出生、生长、发育、衰老、死亡这样一个周期。已经死亡的过去,是对于尚未出生的将来而言的,我们面对的总是现在”。^{[7]16}

第二,中世纪时间的关键特征是它与空间彼此分割,互为相对独立的系统。譬如,中世纪的艺术没有“时代错置”(anachronism)的概念,也并不存在协调的时空框架原则。类似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圣泽诺比乌斯的三个奇迹》(*Three miracles of Saint Zenobius*)这样将三个不同时代呈现于同一舞台上的作品在彼时是司空见惯的。时间与空间的泾渭分明致使人类只能用“神秘”“奇迹”来解释诸如船只失踪的事件——事件的突然出现和突然消失具有超自然的、宗教的色彩。因此,事件之间真正的联系是“宇宙和宗教的秩序:时间的真正秩序是永恒,空间的真正秩序是天堂”。^{[7]18-19}

第三,芒福德指出,可以将西方寺院规程特有的时间节律视作18世纪后新的、机械的时间观的前身。他认为机器文明的初见雏形与人类使用定量思维方法来应对动荡不定的自然密切相关,其中的第一步就是有规律地测量时间。早在公元7世纪,教皇沙彬(Sabinian)就要求使用寺院时钟(bell)的钟声对一天进行划分,以提醒信徒诵读正典的时刻。^[8]寺院高度规律化的生活、精确的祈祷时刻催生了机械时钟技术的精进,这种仪器由寺院围墙内传至世俗的生活中,为信徒以外的工人和商人提供同样规律化的生活。

而对于18世纪之后“机器文明”作为新秩序所引发的时空概念巨变,芒福德作出了如下的判断:

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在时钟发展史的每一个阶段,它都是机器的出色代表,也是机器的一个典型符号……由此产生的是一种崭新的机器,它们使用的动力,或者动力的传递方式,很有特点,可以使其能量的流动在整个工作过程中保持均匀,从而建立有规律的生产过程,并生产出标准的产品。^{[7]15}

钟表所做的事情在于将时间从人类活动中剥离,并且将原本指涉一系列经历的具体的时间置于抽象的、数字化的框架中,使得时间成为可被分割的、均质的、分分秒秒的单位。与此同时,时间与空间范畴的区隔消弭了,时钟技术有了面板和指针,时间的进程在此种意义上可以具象地转化为空间的运动。芒福德总结道,时间自此有了封闭的空间的特点,“它可以分割,可以充满;通过省力的器具,时间还可以扩大”。^{[7]17}也就是说,时间与空间的范畴彼此联结甚至融合在一起了,将事物置于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空间中成为人类理解事物的普遍前提。

芒福德进而对电报、照相机、电影、电话等媒介技术在时间的组织和建构方面的角色进行了论述,他尤其强调了电报技术出现后人类时间感知所发生的前所未有的转变:“电报及其后的一系列发明,都在克服空间距离的障碍并且缩小表达与反应之间的时间差。首先是电报,然后是电话,然后是无线电报,再后是无线电话,最后是电视。结果,借助于机械装置,通信又回到最初的人与人之间的瞬时反应了。”^{[7]213}毫

无疑,时间由此可以进一步被切割为远超出人类感知的单位,千万分之一秒、亿分之一秒直至接近无限的切割。我们可以看到,媒介与时间作为现代性的两个重要面向,彼此交织,媒介技术不仅能够以特定的方式显现时间,而且能够解构已有的时空秩序,组织起新的时空秩序。

三、媒介化时间

不难发现,芒福德作为最早发现媒介与时间关系的学者之一,其理论脉络在很大程度上便是以“媒介化时间”作为轴心,也就是关注经由媒介呈现、建构和生成的时间经验的特征。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如果没有媒介,时间只是不可通达、不可被经验的抽象存在,时间与媒介本就具有天然的关系。那为什么到相当晚近,才有诸如伊尼斯、芒福德这样的学者将媒介与时间的关系理论化呢?又为什么在今天,才有愈来愈多的学者会去关注所谓“媒介时间”的降临问题呢?

芒福德本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给出了回答,这首先是因为从时钟这样的机器开始,时间不仅经由媒介呈现自身,时间节奏本身更是开始被媒介建构了。同时,我们可以借由库尔德利(Nick Couldry)与赫普(Andreas Hepp)对深度媒介化进程的描述来理解为何“媒介化时间”在当代前所未有的不容忽视:对比机械化、电气化和数字化这三波媒介化浪潮,可以发现“每波媒介化浪潮导致的整个媒介环境的变化用时越来越短”,而媒介“在人类相互依存境况中的作用不断变化,其对于接合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和社会的类型变得越来越重要”。^{[9]64-65}

总体而言,当代的媒介化时间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特征:以“竞速”“光速”“加速”“时空压缩”为代表的速度节奏特征,媒介作为“日常生活节拍器”进而使时间瞬时化、弥散化、无序化的特征,以及具有霸权性的“公共化”特征。表面上看我们仍然拥有时间,而在这种假象的背后,实则是无时间的虚无。

首先,对“媒介化时间”的探讨与加速理论几乎是相伴而生的,加速也因此构成了媒介化时间节奏的关键词。维利里奥(Paul Virilio)提供了一种代表性的思想,他关注“速度科学”(science of speed),并以希腊语“dromos”(赛跑/跑道)为基础创造了“竞速学”(dromology)以及诸如“竞速复制”(dromoscopy)、“竞速层”(dromosphere)等新概念,专门关注由速度引起的现象,也就是速度如何“决定或限制诸现象向我们显现”^{[10]39}。他将“视觉机器”(vision machine)视为生成“速度”的典型媒介。通过“强度失明的复制”,光线的速度所呈现的影像主导了表现的事物,一种逻辑的反常必然显现。^{[11]124-126}这种反常就在于实时与虚拟的时空会取人类时间和实际空间而代之,必然通向混沌无序的时空经验。

谈论实时与虚拟时空和人类时间与实际空间彼此的区隔似乎颇有些老生常谈,不过维利里奥的竞速论和视觉机器论在这个方面确实道出了媒介化时间的一重本质:它是由速度所规定的新的时间尺度,更准确地说是光线的速度:

如果空间与时间的类别已经变成相对的(关键)类别,那是因为绝对特点已经从物质转移到光线,尤其是转移到光线的极限速度。因此,用来观察、听取、测量和设想现实的东西不再是光线,而是它的速度……速度不再被用于移动得更为便捷,而是用于观察,或多或少更为清晰地设想。^{[11]137-138}

因此,物质空间和时间种种特征被削弱了,时间与空间决定“速度”的物理规则在此不再适用,而是“速度”本身决定了时间与空间。用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话来说,维利里奥在不断分析的“那些超速运行、随意流动的控制形式”,正是这些新的形式取代了各类封闭系统的时间尺度内运作的、陈旧的规训方式。^[12]可以说,媒介生成了“速度”,而这种以光速运行的速度规定了新的时间尺度。

其次,我们都知道,数字化时代中不只是光的极限速度如此引人瞩目,还有计算机的计算速度(算力),而它们所共同创造的时间经验也绝不仅仅是“加速”这么简单,加速只是媒介化时间节奏特征的一个向度。比方说,有关技术和时间问题相结合的讨论中,“瞬时”与“即时”是反复出现的关键词。这就不仅仅是罗萨(Hartmut Rosa)笔下“关于运输、传播沟通与生产的目标导向过程的有意的速度提升”^[13]所能解释的问题了,近代运输技术和通讯的加速根本不是一回事,通讯的瞬时即达如同维利里奥所强调的光速,

是超出人类既有时间与空间经验的。而且,通讯行为本身也是舒茨(Alfred Schütz)所谓的“社会世界”的一部分,其本质是主体间性的。因此,“瞬时”的时间经验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速度问题,更是一个需要从社会时间与个体时间层面来考量的问题。

在此基础之上,媒介化时间的另一重要特征可以被总结为媒介成为“日常生活的社会节拍器”,媒介使“个人时间、社会时间,以及个人时间和社会时间所依据的参照点(如时间尺度)”进一步具体化。^{[9]126-127}以手机为例,智能手机应当被看作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时间基础设施之一。虽然人类也曾经越过日历,按照电视广播节目的预告安排生活^[14],但是手机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具身化”融入日常生活、与人类建立共生关系的媒介。手机可以嵌入日常生活的任何场景,供人们随时进入又随时抽离,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日历”或是“电视广播节目预告”,但是提供微小得多的时间尺度。当多任务处理成为常态,而人们出于回应“即时”信息的紧迫感,对精细化的时间差异愈加敏感——时间体验是不会被抹去的,只会因“瞬时”而弥散化、零散化,而自然时间的循环特征与钟表时间的线性顺序则愈加边缘。^[15]

更进一步地,媒介化时间的第三个特征系公共化。甚至可以说,人类的时间经验在本质上来说就具有公共性,以此为基础,数字媒介极致地放大了这一点。库尔德利与赫普特别指出,“绝对的传输速度和互动速度”并不那么关键,只有当“我们的实践因为速度的要求而需要调整时,速度才会影响到我们,而且只有当它出现在我们参与的实践矩阵中时,这种要求才会被登记在案”。^{[9]135-137}从社会时间与个体时间的关系角度来看,这个判断显然是具有合理性的。在日常生活的绝大多数场景中,个体对行动者间相互依存需要的服从具有必要性,而媒介环境也总是在强化着特定意义的相互依存性。当下我们对个体们的一般性期待往往伴随着与时间相关的义务,比如期待并假设人们总是保持着所有交流渠道的畅通性,媒介因此维系着某种共同的时间感和以此为基础的交往关系。

手机、社交媒体所带来的“时间公共化”似乎又进一步印证了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观点,即他者、个性的消解带来的是“可怕的虚无”:“我和我们具有延迟差异,二者之间的‘无区别化’揭露了一种存在论上的无区别,‘我’和‘我们’的流的共时化过程将‘我’以及‘我们’本身都给吞没了。‘无区别化’将趋向于在一种熵的融合中消除历时性……它既涵盖一切,又极具霸权特征。”^[16]这种霸权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吞没了个体意义上的时间,致使个体失去了对时间的锚定。

行文至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卡斯特(Manuel Castells Oliván)将网络社会中的时间称为“无时间之时间”(timeless time)。他指出,与资本主义深度勾连的工业机械时间,以及为官僚之便划分的时区时间等这样一些以“线性、不可逆转、可以度量、可以预测”为特征的时间,正在遭遇挫折。但是,他认为最值得关注的是,“我们并未见到依据社会脉络而相对化的时间,或者是回归可逆转的时间,好似现实可以完全被循环的神话所俘获”。卡斯特道出了这种转化更为深刻的维度:无时间的时间是各种时态的混合,它并不进行自我扩张,而是自我维系,不是循环而是随机,不是叠代而是侵入。^{[17]526-531}换言之,不同时间脉络间的界限、时间脉络内部的间歇都被技术消解了。在数字媒介创造的毫无秩序可言的分子布朗运动中,人类自然失去了时间的锚定。过去的和现在的、存在的和不存在的同时涌现,混乱不堪的时间景观构成了普遍化的生存境况。

四、时间化媒介

卡斯特认为“无时间的的时间利用技术以逃脱其存在脉络,并且选择性地挪用每个脉络迄今可以提供的价值。”^{[17]530}那么,问题就在于,时间何以利用技术逃脱既有脉络的形态呢?这是一个隐喻化的表达,卡斯特没有给出进一步的阐释,媒介化的时间经验与形态是其结果,而非原因或过程。因此,我们还需要回到媒介技术自身,从更微观的路径思考媒介自身的时间性是如何运作的。

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对媒介自身时间性的思考以他对媒介历史的解构开始,他凭借“话语网络”(discourse network)概念阐明了媒介最首要的特征是“允许人们(特定的文化)选择、存储和处理相关数据

与信号(data and signals)”。^[18]在此之前,存在一种几乎不可动摇的、连续的、进步的媒介史观,分别以字母表、印刷机和电脑的发明与推广为节点。克莱默尔(Sybille Krämer)指出,基特勒给这三种分类重新赋予了不同的轮廓,书写媒介的出现和以留声机、电影为代表的模拟媒介的出现具有同等的重要意义;而计算机的出现则具有统一的意义。^{[19]94}换言之,基特勒对媒介史的修正在于他倾向于弱化某种不言自明的连续性特征,同时解构传统中“古登堡星系”的跨时代意义,引入强调媒介记录性、存储性本质特征的新的理解框架。

以此为基础,基特勒将技术置于“时间管理”的框架中加以理解,他对时间化媒介的切入通过“时间轴操纵理论”(Time Axis Manipulation)的方式呈现,他将它的内涵定义为“时间数据流(stream of temporal data)的重新安排”。^{[20]5}其实,理论名称本身就暗示着其核心主张,也就是人类生存经验(或者说有机体的时间)中时间流动的不可逆性不再具有绝对性。一方面,正是媒介技术提供了通达不可逆性的手段,时间成为媒介技术可操纵的对象;另一方面,这也正是媒介自身时间性运作的过程,从象征(symbolic)、模拟(analogue)到数字(digital)媒介,媒介不断进入更加微观的时间领域,微观化的时间领域不断通过媒介呈现其自身。

应当说,媒介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可逆性技术(techniques of reversibility)的历史,也就是媒介操纵时间的历史。从可操作性开始说起,它实际上以媒介建立的空间与时间之间的可逆性关系为前提——时间本身的顺序关系无法像空间一样轻易地改变,拉康棋盘游戏中那种“空的与满的”的空间共存在时间上是不存在的。基特勒借用了笛卡尔坐标系(cartesian coordinate system)的术语,在坐标系(以时间 t 为 x 轴,以诸如速度、功率的时间函数为 y 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时间序列数据与空间坐标”之间的对应关系,时间由此被空间化,事件展开的时间坐标被映射至媒介的空间坐标上,原先转瞬即逝的事件得以被锚定、记录。^{[20]5-6}

在此种意义上,温克勒(Hartmut Winkler)的观察无疑是正确的,我们可以看到基特勒和伊尼斯理论中的潜在一致性,通过记录和存储,媒介允许人们通过消耗空间来克服时间,而消耗时间的传输和播放则允许人们克服空间和时间意义上的距离。^[21]总之,在基特勒的理论中,空间与时间的可逆性关系,或者说“时空循环”,有这样一种底层逻辑:“事件需要空间才能转化为记录;记录需要时间才能变回事件。”^{[23]43-44}

基特勒认为历史上的第一个时间操纵技术是书写,而口语并不属于基特勒意义上的媒介。在字母表发明以前,事物在语言的流动中受制于不可逆转的时间,口语与声音是黑格尔口中“在形成过程中消失的存在”^[23](“a disappearance of being in the act of being”),不能存储的东西是无法被操纵的。而后以文本和乐谱为代表的书写媒介可以被视为首个存储时间的手段,基特勒将其总结为:在技术媒介之前的“话语网络”中发生的一切都受制于“象征时间”(symbolic time),也就是一种具有离散结构(discrete structure)特征的象征性顺序。在这里,基特勒借用了拉康的“象征界”(the symbolic)概念,对于拉康来说,象征不代表超象征的实体(extra-symbolic entity),而主要是替换,以象征替换另一个象征,其基础是可替代性。^{[19]99-100}

因此,象征媒介内在时间性的运作具有两种特征:其一,通过呈现象征符号以及符号之间的空白格(empty spaces),书写媒介遵循特定的时间秩序;其二,具有可移动与可逆的倾向性。第二种特征是基特勒认为印刷术在媒介史中不及“卷轴(scroll)到手抄本(codex)”这一过度更具突破性的重要原因:双手握住卷轴的阅读几乎不可能偏离其原始材料的顺序,而人们通过翻阅手抄本则可以做到这一点。^{[19]99-100}换言之,从手抄本到印刷的书籍,还有诸如填字游戏和诗歌的存在都证明了书写与可以偏离事件的线性顺序,具有使用空间手段构建不同顺序的可能性,形成了基特勒媒介理论中“时空循环”的雏形,是媒介史上重要的事件。

如果说书写是关于“象征时间”的游戏,那么其后的技术媒介则是在试图改变真正的时间,这是因为书写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只能将语言符号转化为可操纵的“代码”(code),相比之下,技术媒介则可以将基于偶然性的、物质的、真实存在的本身转化为可操纵的“代码”^{[19]107},这一段历史应当从模拟媒介的声音处

理和视觉处理开始说起。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模拟媒介首次成功地存储依赖于时序(contingent time-serial)的真实事件。我们可以凭借巴赫的赋格曲(Fugue)理解文本和技术时间轴操纵之间的区别:乐谱记录音程(interval sequence),诸如B—A—C—H的音调可以反转为相互对应的H—C—A—B,形成赋格曲独特的对位法曲式,这种逆转受制于乐器本身的象征性音程,对单独的音调特征并不造成影响。而爱迪生的留声机凭借金属针记录声波的震动,反向播放音乐的过程则意味着金属针反向沿着蜡筒上声波的痕迹进行发声,单独的音调特征由此发生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逆转,用基特勒的话来说,“就像凤凰从自己的灰烬中重生,而非奔向熵的消亡。”^{[20]3}

早期的电影则是一种通过视觉处理进行时间轴操纵的模拟媒介。对于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仪器来说,能够回放过去的影像这件事比它能像留声机一样倒放更为重要,胶片设备可以捕捉真实的瞬间,存储并再现(register and repeat)“发生的事情”(that which happens)^[24],过去的时间得以通过痕迹的方式再现,不可逆转的时间流以视觉呈现的方式逆转。此外,美国结构主义电影制作人布兰德(Bill Brand)于1973年在原版《拆墙》(*Demolition of a Wall*)(1986)中分离出单独的六帧基础上重新剪辑制作了一个新的版本,以此证明了帧率(frame rate)本身才是模拟媒介视觉时间操纵的最小单位,似乎暗示着一种相比于作家或者作曲家来说的,几乎无限的时间操纵技术。^{[22]39}

显然,上述分析也使得我们看到模拟媒介制造的时间性幻象浮现自身,所谓的时间“绵延”不复存在。基特勒提醒道,电影制造的连续运动的幻象,实际上建立在非连续的一个又一个的独立画面格的拼接组合之上。^[25]维利里奥的视觉机器理论也说明了这一点,所谓“曝光时间”(time of exposure)就是一种由速度之光点亮诸种现象的时间性经验,它的主要特点是密集的,而不是绵延的——“仅仅处于那个显相得以发生的照明瞬间或照明时刻的密集度(the intensivity)中,而如此一来也就成了一种反映时间空间上知觉到的诸形状的场域”。^{[10]52-53}这样,柏格森、胡塞尔以来所强调的那种时间中过去、当下和未来一体的绵延经验实际上已经被电子光照构建的密集时间和虚假时间连续取而代之,这种时间性经验的发生也正是媒介自身时间性运作的过程。

最后,基特勒认为数字媒介是时间轴操纵的最新媒介形态,模拟媒介所创造的时间幻象在数字媒介面前也略显微不足道了。傅立叶级数和积分(Fourier series and integrals)可以近似地将声音事件转变为具有周期性的数值,从而可以对数值进行任意的操作而后再转变成为声音事件,抑或是从数值开始,创造超越现实存在的声音。^{[20]3}在二进制系统中,不论是声音、图像还是视频都可以被等同地转译为0和1。而且,计算机为代表的数字媒介所设计的访问频率和操作速度远远超出人类感官所能捕捉到的最小时间单位,所以尽管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瞬时”或者说“实时分析”(real time analysis)——计算处理的每一步都需要时间,但是凭借人类的眼睛、耳朵和大脑已经无法辨别。

根据赫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的实验,人类神经反应的阈值为十分之一秒,而在对事件即时感知维度上的时间窗口也有着“2至4秒”间的神经学限制。^[26]相比之下,技术性媒介的反应时间则可以极小,基特勒将这种超越人类的维度视作技术媒介最为重要的特征。于是,媒介自身时间性运作的最终结果在于对“时间”概念的重大颠覆:“时间不再是人类感知或经验的普遍形式,而是成为了技术可及性(accessibility)的普遍形式。”^{[19]106}应当说,这也正是去人类化的、极致微观化的时间领域通过媒介呈现自身的过程。

五、结语

卡斯特关于“无时间的时间”的经典表述问世的30年后,这个论断依然没有过时。然而,这一论断并不完整。卡斯特认为时间利用技术从既有的脉络中脱离,不论是有机体的时间、物理的时间还是社会的时间都不再遵循既有的脉络,从而呈现一种“无时间”的特质。然而,他所忽视的是,脱离既有脉络的时间

并不是转化为一种“不存在的存在”，而是在一种新技术力量支配下的具有不确定性的时间秩序，构成一种“无序的有序”。“无时间的时间”之所以能成为“各种时态的混合”并且选择性地挪用每个脉络迄今仍有价值的特征，是因为有一种新的逻辑将既往的时间脉络都统摄其中。如何命名这种新的逻辑并不重要，我们可以像芒福德一样称之为“机器文明”，也可以将它称作“媒介的逻辑”或是“技术的逻辑”，抑或干脆将其称为“数字的逻辑”。

可以确定的是，媒介与时间本就互为构成、缠绕共生，“媒介化时间”与“时间化媒介”这两条线索在当下的世界中也逐渐合二为一，不论是经由数字媒介建构与生成的时间经验，还是通过技术媒介的内在时间性运作显现其自身的微观化时间形态，都将人类从时间的尺度中抽离。人类在混沌无序的时间景观中失去了长久以来对时间的锚定，所谓的“无时间的时间”其实指的是既有一切时间秩序的崩塌，是在人的感受中时间的无序。而且，“无时间的时间”的背后并非没有维系秩序的力量，相反，这种力量极其强大。恩斯特(Wolfgang Ernst)口中的“嵌入特定机器中的微观时间(micro-temporality)图表”^[27]凭借“时间轴操纵”的媒介特性，得以统摄不同的时间形态与脉络，致使技术媒介的黑箱成为了真正维系社会运转的时间基础设施。

正如在计算机内部，一切都变成了0和1，没有图像或者声音，人类的视觉与听觉不再重要一样，同样地，在时间的领域中，人的感知和存在也不再重要。时间的尺度不再是可经验的、可感知的，时间被感受为“无时间”。“机器”的烙印成为“当下时间”最深刻的特征，不同时间脉络之间的分野、亚里士多德与奥古斯丁所探讨的主观与客观时间对立的意义自此都烟消云散了。

参考文献：

- [1] 奥古斯丁. 忏悔录[M]. 周士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2] 尚杰. 时间概念的历史与被叙述的时间[J]. 浙江学刊, 2006(3): 74-88.
- [3] RICOEUR P. Time and narrative, Volume 3[M]. Translated by BLARNEY K, PELLAUER 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14-18.
- [4] 卞冬磊, 张稀颖. 媒介时间的来临——对传播媒介塑造的时间观念之起源、形成与特征的研究[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6(1): 32-44+95.
- [5] 哈罗德·伊尼斯. 帝国与传播(双语版)[M]. 何道宽, 译.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3.
- [6] 哈罗德·伊尼斯. 变化中的时间观念[M]. 何道宽, 译.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3: 35.
- [7] 刘易斯·芒福德. 技术与文明[M]. 陈允明, 王克仁, 李华山,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9.
- [8] KEANE S. Bells and their origin[J]. The Irish monthly, 1914(488): 97.
- [9] 尼克·库尔德利, 安德烈亚斯·赫普. 现实的中介化建构[M]. 刘泱育,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3.
- [10] 伊恩·詹姆斯. 导读维利里奥[M]. 清宁,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9.
- [11] 保罗·维利里奥. 视觉机器[M]. 张新木, 魏舒,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 [12] DELEUZE G. Postscript on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J]. October, 1992, 59: 3-7.
- [13] 哈特穆特·罗萨. 新异化的诞生: 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M]. 郑作彧,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13.
- [14] 罗杰·西尔弗斯通. 电视与日常生活[M]. 陶庆梅,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 [15] 卞冬磊. 作为存在的媒介时间: 手机与社交媒体的时间性[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2(11): 61-62.
- [16] 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M]. 裴程, 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21: 755.
- [17] 曼纽尔·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M]. 夏铸九, 王志弘, 等,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 [18] KITTLER F. Discourse networks 1800/1900 [M]. Translated by METTEER M, CULLENS 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369.
- [19] KRÄMER S. The cultural techniques of time axis manipulation; On Friedrich Kittler's conception of media[J].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06(7-8): 93-109.
- [20] KITTLER F. Real time analysis, time axis manipulation[J]. Translated by WINTHROP-YOUNG G. Cultural politics, 2017

(1):1-18.

- [21] WINKLER H. Geometry of time: Media, spatialization, and reversibility[EB/OL]. [2023-12].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49212596_Geometry_of_Time_-_Media_Spatialization_and_Reversibility.
- [22] FRASER J. Turning back time: Friedrich Kittler, reversibility, and media of time axis manipulation[J]. *The new centennial review*, 2021(1):37-69.
- [23] KITTLER F. 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36.
- [24] DOANE M A. The emergence of cinematic time: Modernity, contingency, the archive[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22.
- [25] 车致新. “想象界”的物质基础——基特勒论电影媒介的幻觉性[J]. *电影艺术*, 2018(4):94-100.
- [26] 于成. 媒介考古学凝视下的时间性:以基特勒、恩斯特的媒介理论为线索[J]. *新闻界*, 2023(5):34.
- [27] PARIKKA J. Operative media archaeology: Wolfgang Ernst's materialist media diagrammatics[J].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11(5):52-74.

“Mediating Time” and “Temporalizing Media”: Towards the “Timeless” Human Conditions

REN Yiou, WANG Jiape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ime and media inherently possess a unified dual relation, mutually defining each other: without the visibility of media, time remains an inaccessible abstract concept; without the temporality of time, media ceases to be media. “Mediating time” and “temporalizing media” are two fundamental threads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time and media. The former refers to the various forms of time generated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media technologies, while the latter analyzes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media regulate and create the human perception of time, and this involves both the operation process of media based on time and the technical mechanism by which media construct “temporal forms”. In today's world, these two threads converge, and the existing temporal frameworks are all imprinted with “machines' trace”. The scale of time no longer accommodates human existence, and “timelessness” emerges as a defining human condition.

Key words: media; technologies; temporality; rhythm; binary system

(责任编辑:傅 游)

(上接第 8 页)

The Rise of the Media Machine: Machine Genealogy and Technology Networks

SHA Can, HU Yiq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mechanical printing, media machines have quietly stepped onto the stage of history. The emergence and promotion of digital media have further endowed media machines with the capability to create a mediated field, thereby contouring the modern social landscape. This transformation garner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from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Media Environment School, who, drawing inspiration from the genealogy of machine research, established the genealogical framework for media machine research. However, with the advent of a series of media machines such as computers and ARPANETS, and notably, the emergence of generative AI capable of engaging in open-domain, multi-round dialogues, media machines not only give a soul to the hard infrastructure, but also enable the society to realize the interconnection of all things through the soft infrastructure of human language, knowledge and computing power, which undoubtedly indicates the complete rise of media machines and ignites the imagination of contemporary researchers on media machine.

Key words: machine; media machine; media infrastructure;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责任编辑:傅 游)